

新闻 研究资料



祝贺与希望

张友渔等

雾重庆访问周恩来

高 天

我怎样变成了“张得标”

陈 朗

解放日报撤离延安前后

赵棣生

古城开始了人民广播的新篇章

齐 越

纪念创刊五周年

新闻研究资料

总二十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九月

新闻研究资料
总二十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80,000字
1984年9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7190·022 定价：0.80元

目 录

纪念创刊五周年

- 衷心的感谢 本刊编辑部(1)
祝贺与希望 张友渔 萨空了 赵超构(4)
石西民 王 振 顾执中
王 中 陆 治 王文彬
嫩蕊商量细细开 方汉奇(15)
发扬优点 继续开拓 宁树藩(19)

难忘的新闻生活

- 采访台儿庄战役的回忆 陆 治(24)
雾重庆访问周恩来 高 天(32)
我怎样变成了“张得标”？ 陈 朗(35)
与爱泼斯坦相处的一天 钟 华(42)
《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的采访写作及其他
..... 西 虹(45)
忆拜访茅公 舒 展(50)

回 忆 录

- 我与《立报》（续二） 萨空了(55)

关于解放日报

- 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续） 岳颂东 王凤超(74)
解放日报撤离延安前后 赵棣生(121)

报刊史料评介

- 不断长江滚滚流——评介香港华商报廖沫沙的军事评论 钟紫晓玲 (128)
逻辑严密 设辞巧妙——评介王芸生的社评《购救国公债》 谢国明 (137)

建国以来经验总结与历史回顾

- 古城开始了人民广播的新篇章 齐越 (143)
五十年代北京电台工作回忆 丁一岚 (145)
北京电台“文革”前宣传工作回顾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史编写组 (147)

报坛杂忆

- 悼念一个死得不平凡的记者 陈翰伯 (170)
《留东新闻》和“岁寒三友” 傅旦歌 (173)
蒋荫恩和他的讲稿 刘时平 (177)
一夜编辑 郑拾风 (182)

报刊史料

- 《国民公报》纪略 陈彝荪 [吴克煊] 邹知白 (184)
忆湖南《开明日报》 骆根青 (210)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十九） 方汉奇 谷长岭 冯迈 (219)

考证·补遗

- 关于《王闻识烈士小传》的质疑 汪敬 (246)
《解放前的自贡报纸》补正 游仲文 (249)

衷心的感谢

本刊编辑部

《新闻研究资料》创刊至今已整整五年了。新闻界的前辈张友渔、萨空了、赵超构、石西民、王揖、顾执中、王中、陆诒、王文彬等同志为此写来了祝贺信文，并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希望，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我们以《祝贺与希望》为题，刊在本辑上作为纪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宁树藩副教授，是本刊的积极支持者，他们都为本刊五周年写了专文，除去溢美之词以外，相当具体地记载了《新闻研究资料》五年来所做的工作，实际上为编辑部作了一部分总结，因此一并发表于后。

五年以来，《新闻研究资料》在发掘收集新闻史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开展史料研究、发挥史料的借鉴作用上进行了一点尝试，这些都是广大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回顾总结五年工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向关心、支持这个刊物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我们来说，回顾五年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出缺点和不足，明确今后继续前进的方向。我们借此机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要求，综合本刊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想法；并愿和大家共同努力，促其实现。

《新闻研究资料》虽然收集了一批珍贵的新闻史料，但与百多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相比，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从各个历史阶段来看，“五四”前的和建国以来的资料就很少。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点报刊史料而言，空白

还很多。如已刊出的重点报刊专文 130 多万字，其中党报及党领导的报刊虽占了近半数，达 62 万字，但是基本上集中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七八家报纸上，其他一些重要的党报，如晋绥日报、晋察冀日报、山东大众日报等，却很少涉及或未曾涉及；对数量众多的民间报纸，较系统介绍的仅有八家，共 53 万字，显然还有不少有影响的报纸的史料需要进一步发掘；反动报刊的资料数量则更少，不过是聊备一格，不足以据此分析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尖锐、复杂的斗争。至于报刊史料以外的各种新闻资料，如通讯社、广播电台、新闻团体的史料，重大新闻事件和新闻界有影响的人物资料，需要开拓的领域仍然十分广阔。因此，广泛采集、深入发掘，为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和新闻史的撰写提供丰富的资料，是《新闻研究资料》的长期方针。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继续努力。

五年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新闻史料的收集工作是长期的任务，同时，刊物篇幅有限，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集中收集、提供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资料，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广泛采集的方针下，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工作，具体的办法是办好重点报刊史料和一个历史时期的史料专栏，使史料逐步趋于系统和完整，更有效地发挥“研究资料”的作用。1985 年，除设重点报刊史料专栏以外，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将增辟抗日战争时期新闻史料专栏。这一历史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大多健在，但都年事已高，对这一时期的新闻史料的抢救，更具有迫切性。我们希望这一时期的新闻界前辈们，多多提供稿件。

《新闻研究资料》应当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服务；在发掘收集史料、开展史料研究工作中，要加强新闻业务资

料的收集和研究；在历史的经验中探索采访、编辑等新闻业务工作的规律。同时，应特别重视史料对现实的借鉴作用，做到“古为今用”。过去，我们曾在采访写作、标题制作等方面，提供过一些值得参考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章；在《建国以来的经验总结与历史回顾》专栏里，也着重通过总结回顾，为现实的新闻改革提供经验和教训。但是，这个工作做得很不够，今后应当继续加强。除了上述内容和专栏以外，如关于新闻工作的性质与任务、记者的培养训练、新闻文风、党报的传统等等，都可以从历史的回顾中找到可供研究的资料，并对此撰写研究的文章。

没有准确的资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研究成果。《新闻研究资料》应当强调内容的准确翔实，但是，五年以来发表的大量文章，不实之处并非绝无仅有。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可能是作者记忆上的失误，有的可能属于以讹传讹，而编辑部只能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来判断稿件内容，不可能对其中的史实件件核实。因此，今后我们将把对本刊文章的质疑、修正、争鸣的稿件，列为一项内容。我们相信，这不仅有助于史料的准确翔实，而且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鸣，对新闻学的研究也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编辑部水平有限，《新闻研究资料》存在不少缺点，除上述问题以外，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加强可读性，扩大读者面，提高编校质量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努力办好《新闻研究资料》是编辑部的职责，但是，离开广大作者、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因此，向作者、读者作如上汇报，热诚地盼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祝贺与希望

张友渔

《新闻研究资料》出版已五周年了。事实证明，它的出版是大有助于新闻学的研究，适应新闻工作的需要的，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仅这样，它对研究历史也有帮助，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定的贡献，虽然不都是直接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这里所说的“新闻”不是指“消息”，而是“新闻纸”的意思，也就是指“报纸”。报纸不论在哪个国家，就它的本质来说，都是宣传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作用当然是报道事实，但不是为了报道事实而报道事实，是要通过报道事实和对事实的分析、评论来进行宣传。就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对敌对阶级、敌对集团、敌对分子进行斗争；对本阶级、本集团的成员进行教育、指导。因此，在报道事实时，不管是有意无意，实际上决不是无选择地有闻必录，而是必然要考虑到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才能发生效果，达到斗争或者教育的目的。这就不仅需要研究现实，还需要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分析方法和表达技术。而研究工作，不能离开资料。《新闻研究资料》正是适应这一需要的。

过去报纸所报道的事实和对于事实的分析评论，本身就是历史，而且是广泛性的、丰富的历史资料。因为新闻记载和新闻评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新闻工作者也大都是各方面的活动家，有不少人还是重要的政治家，著名

的文学家。他们的记载和评论，当然是研究历史的必要资料。而“鉴往知来”，“古为今用”，这些资料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当然也会有所贡献。

《新闻研究资料》五年来，已发挥了很大作用，今后，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办好《新闻研究资料》，我提出下面的建议：

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都必须准确，《新闻研究资料》也不能例外。没有准确的研究资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研究成果，象没有好的工业原料，就不可能有好的工业产品一样。特别是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不是写小说，不能有半点虚假，不能有任何夸张。提供不准的资料，对历史研究非徒无益，反而有害。因为既不符合事实的真相，也就不能作为评论的根据。现在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不真实的“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不利于后人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和研究。因此，取材必须慎重选择，认真核实。《新闻研究资料》在这方面是做得到的，今后将会做得更好。

其次，提供的资料不仅要有助于新闻研究工作，而且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不能无选择、无区别地不分内容好坏、质量高低，什么都要，成为一盘大杂烩。当然，这不是说，只要正面的资料，不要反面的资料。正反两面的资料都有用，正反两面经验都可借鉴。只是对于反面的资料，应当是有选择、有分析、有批判地介绍，而不应当把不必要、甚至有害的反面资料，坏人坏事等，作为正面的东西、好的东西来介绍、来赞许，甚至歌颂。对于正面的资料，也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既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要求过去，认为过去的东西一无可取，或者歪曲事实、捏造事实，以

求符合今天的标准，更不能把过去的东西说成都是符合今天的标准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东西。现在，有的报刊有这样的毛病。《新闻研究资料》没有发现过这种毛病，但也应当注意防止。

萨空了

《新闻研究资料》出版已五年了。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的产物，也因此而得到发展。

新闻界有这样一块园地是件大好事。她收集史料和工作经验加以发表，供同行们参考，起互相切磋、互相补充、互相订正的作用，我想，这对研究我国报刊史是有益的。

我希望这个刊物的编辑者在工作中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是会永存的，也会使读者从中汲取教益。为此，读者会感谢你们的工作。

我祝愿《新闻研究资料》健康成长，健康发展。

赵超构

《新闻研究资料》创刊的时候，很不显眼，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到现在，五周年了，已出版了26本，竟成为洋洋大观了。它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旧报纸的知识。这才觉得，当初创办这个刊物是有必要的，有意义的，是有预见的。

说它的必要性和意义，有两个方面：

其一，近百年来的中国史是一篇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其间高潮起伏，动人心魄，也都反映在各种各样的报纸上。报纸本身其实也是历史。办报的人也都是“太史公”。但是有各党各派的“太史公”，由于立场不同，他们或者是正面如实地反映，

或是哈哈镜式的畸形的反映。所以，如果要从过去那许多报纸资料中了解历史真相，那就先得把这许多报纸研究清楚。这些报纸是什么样的人办的，它的政治态度是怎样的，在当时有什么社会影响。然后对这些报纸听其言而观其行，分析其报道、言论的价值。我以为《新闻研究资料》就补了这个空白，大有利于近代史研究的。

其次，要看到新闻资料对新闻学的贡献。我以为，就新闻学的基本理论来说，我们社会主义报纸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了。既有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新闻的经典论述，也有了象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现在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实践，我们的新闻学在理论方面是富于创造性的。但是还不能说在办报方法上就没有什么可以补充、改进的了。特别是在把报纸办得多一些中国气派，深入浅出、更其接近群众，这些属于新闻的“术”和“方略”方面的问题，那末旧时的报纸也很有批判地参考的价值。《新闻研究资料》在开发旧报纸的实践经验以供参考这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

我国的新闻资料浩如烟海，这个刊物也只能说是报海之一勺。值此创刊五年之际，把我平时阅读本刊的观感写下来，希望它继续开发这个资源，算是我对这本同行刊物的祝愿，也算是贺礼吧。

石西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新闻研究资料》，已经创刊五周年了。我首先要向《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的同志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中国报刊史料的搜集，在中国新闻界人物介绍和新闻界重大历史事件，乃至新闻工作业务经验探讨

等方面所取得的可贵的成绩。你们五年的辛劳，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这个刊物在我国也是创举。我祝贺你们的成功，也期望再加一把力，办得更精彩些。

我希望你们今后能更有计划地刊登一些值得今天借鉴参考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站在时代最前列、推动时代前进的报刊和新闻人物的历史经验。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的时代，我们历史上有许多为推动国家改革而作出重大贡献的报刊和著名的报人，他们的光辉业绩和经验教训，很值得今天新闻界同人学习和效法。他们所写文章对当时人民思想影响的强烈，对推动社会历史前进所具的理论威力，就值得在改革声中的今天报刊同人深思。在文风上，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要克服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的“钝刀子割肉”的毛病，我看也很需要向民主革命时代的那些著名新闻斗士学习。你们如果在这方面做出好成绩，是会有助于新闻工作的进步的，也是对当前任务的最好服务。

我还希望你们在史料的发掘、整理的工作中，更加重视真实性原则。资料要力求立准、立确，因为这是研究的基础。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新闻界的许多老战士提出这个需要经常而且要十分重视的问题，在动笔之前之后都能想一想这个问题。有许多事情年代一久就会记忆失真，往往出于无心，但在某一史上却作了错误的记叙，这是要尽力避免的。

最后，我希望你们要贯彻好双百方针。本来，新闻研究资料，好象只要把资料立准确就行了，其实并不尽然。客观材料，特别是事实是要立准确的，绝不能无中生有，小大由之。然而任何人不论写什么，观点与材料总是统一的，就是一篇重点是介绍史实的材料，也不可能没有作者的观点在内。至于资料研究和新闻业务工作研究，更不可能不是观点与材料统一的东西。

因此，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看法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应允许而且要鼓励这种不同的观点在刊物上争鸣，这是推进研究工作所必须的，也是办好研究资料刊物所同样应该注意的。这个意见不知对不对，提出供你们参考。

我想你们再努一把力，应该更多地争取新闻战线的从业人员、新闻系科的师生来作为你们刊物的读者和投稿者。这个群众观点是应该经常留心的。你们的刊物应该吸引更多的读者，有更大的销路，不应成为少数人孤芳自赏的东西。

王 捷

祝贺《新闻研究资料》创刊五周年。

希望这个刊物除了资料积累外，还把研究工作开展起来。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和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是我们新闻史上两次重大的改革，也是研究和总结新闻工作的两个典范。

目前亟需有第三次的大改革。而要改革就要研究和总结，包括过去已有定论的问题：新闻工作的性质，党报的传统，新闻工作的任务等等，也都其说不一了，需要统一认识。

顾执中

一眨眼，《新闻研究资料》的诞生，已是五周年。这个适才五岁的孩子，如日之初升，前途无量，我们为之感到高兴。

在旧时代，即从清代末期，到民国的军阀横行，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打内战，日帝的侵略掀起八年抗战，国家始终在板荡之秋，人民天天生活于水火之中，那会有精力来搞新闻研究的资料；就是解放以后，“运动”频繁，演至“文革”，搞得全

国鼎沸，人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牛棚”中批斗过生活，孰敢写那新闻研究的资料。所以必待“四人帮”倒后，拨乱反正，天下复归于治，然后才有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成立，然后才有《新闻研究资料》我们这一为新闻界为全国人民所重视的刊物的诞生。这个婴孩是在党和国家进入繁荣强盛的时期呱呱坠地的，他是国家和全国人民开始向康庄的幸福大道前进的标志。

别看他年纪轻，只有五岁，他的贡献却是很大的。他告知我们近一、二世纪中国报纸的历史，把它们的沉浮，作为今天新闻事业的参考，从而把我们现代的新闻事业办得更好。他告知大家，从前的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为正义奋斗的，他们忠于职责，可发财而不愿发财，可做官而不去做官，可苟且偷生下去而不辞一死。林白水、邵飘萍，以及为敌伪汉奸特务残杀的朱惺公、张似旭、程振璋、金华亭等等，在祖国的新闻记者中，都是好样的，千古不朽，受人尊敬。这个仅仅五岁的孩子，对于今天和以后的祖国的新闻事业会起重大的作用，我们不能小觑他。

这个年轻公子，还需要继续精心护理培养，使他活得愈来愈光明灿烂。一方面尽可能用高速度向寥寥可数的年老衰弱的老新闻工作者抢救新闻史料，努力做到编排发行都及时，不失时机；也希望对所有新闻资料尺度放宽，少删改，尊重原稿与原作者。新闻资料不能脱离历史，而历史曾是那个时代的新闻。今昔的观点，自然无法全同，要求过去的新闻与历史，吻合今天的情况，是不科学。

我希望现今祖国的所有新闻工作者，大家起来关心这个恰才是五岁的孩子，把一切营养提供给他，使他健康地长到十

岁、二十岁，一直对党对国家作出贡献地活下去，永远地活下去，活下去！

王 中

出版一个新闻史料的刊物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事实是理论的基石，也是源泉。新闻理论的探索，依赖于丰富的、真实的新闻史料。三十年前，我曾有过这种愿望，但未能如愿。《新闻研究资料》的出版，使我夙愿已竟，是我近几年来特别快慰的一件事。

《新闻研究资料》出版五年来的贡献之一，是提供了大量史料。有近代的、现代的；有我们党的党报史资料，有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报纸资料，也有政治上摇摆不定甚至起过反动作用的资产阶级报纸的资料。我觉得，新闻史料不仅对从事教学、科研的同志有重大意义，对于从事实际工作也有很大帮助。

对于从事教学、科研的同志来说，新闻史料为我们提供思维材料，新闻史料越是丰富，我们从中所抽象出来的结论就越接近真理。离开了大量丰富的新闻史料，就无法探讨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新闻学研究的许多同志，对于国外的、对于我国近代的新闻史料能看到的很少，对于现代中国新闻史料也是了解很不充分，即令有本“三突出”的《新闻史》也无什么用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不少新闻学术观点往往有片面性。近几年来，我们的新闻学术探讨取得很大成绩，这是和新闻史料的大量整理出版有密切关系的。就我个人来说，《新闻研究资料》和其他许多新闻史料对于纠正我过去的某些片面观点，探讨新的理论观点起过很

大作用，开拓我这个“井底之蛙”的视线，使我获益匪浅。

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当然不必象从事教学、科研的同志那样潜心研究新闻史料，但有计划地阅读一些新闻史料大有好处。

“继往开来”，不了解历史，就不能开拓未来。读一些新闻史料，一方面可以起借鉴作用，避免重犯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吸收历史上的好经验，另方面，可以开阔眼界，从宏观上去把握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指导当前的新闻实践。任何一位想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新闻工作者，都应了解一些新闻史料。

人们常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这是告诫新闻工作者为了对来负责必须重视新闻真实性。反过来，历史是记录当时的新闻，必须对现实负责。从虚假的历史中人们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谬误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从这一点上讲，新闻和历史有一个共同点：真实是它们的共同生命。史学界历来有“论从史出”“以论带史”两种史学观之争。我是个调和派，认为两种观点都对，问题是该怎么看待这个“论”字。“以论带史”，这个“论”是历史唯物论，就是说要用历史唯物论来指导历史研究；“论从史出”这个“论”是具体结论，历史上任何一个具体结论都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合起来就是以历史唯物论来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此“论”非彼“论”，同字不同义。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以往的历史史料收集、整理、研究中，有些人强调“以论带史”，却是以事先已有的具体结论来整理史料，合我者留，背我者删，合潮流的取，不合潮流的舍。历史按照现实需要来塑造自己的面貌。到了十年内乱，“四人帮”制造了一个“事实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怪论，更是肆意篡改、伪造历史。

《新闻研究资料》提供新闻史料，既和新闻有关，又和史